

百家小集
2



大托铺的笑话

钟叔河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大托铺的笑话
——

钟叔河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托铺的笑话 / 钟叔河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8

(百家小集)

ISBN 978-7-218-09383-3

I. ①大… II. ①钟…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8690号

Datuopu de xiaohua

大托铺的笑话

钟叔河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特约编辑: 季东

责任编辑: 梁茵

装帧设计: 张绮华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18-09383-3

开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30千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应向继东兄之约，从历年作文中选得四十八篇，成此小集，仍循例以一篇名作为集名，就叫《大托铺的笑话》。

大托铺是长沙南郊的老地名，笑话笑的也是路旁酒肆中向壁题诗的陈年旧事，想不到却触犯了一位公馀喜吟七言四句的“副省级”。他怒气冲冲地批判我道：“自己划过右派，对待传统的古典诗词，却轻视，鄙夷，左得不能更左……”

“副省级”是读书时的老熟人，不过云泥瞬息，早就生分了。八十年代我在岳麓书社上班，有次他忽然不耻下问，来问他们几个搞的一本旧体诗能否由岳麓印行。我一时忘了“级别”，仍以从前开玩笑的口气答云：“可惜岳麓只能印古人的诗、死人的诗。”话一出口，他即默然不再做声，我自知唐突，但驷不及舌，亦属无法。

《大托铺的笑话》是在十年之后写的，此时建国前“参加”的人包括我和他均已离休，我早就不记得这回事了，他

好像也已转移兴趣，开始去研究“西方来的马克思”。谁知他在《文汇报》上读到这则笑话，仍怒从心起，要来批判。批判文章《文汇报》不登，又寄《同舟共进》；《同舟共进》又不登，便面交湖南某报最高主管某主席。某主席也是从前的老熟人，但是官做得更大，乃正省级，将其批给了编副刊的向继东，并有“钟叔河的文章确令人气愤”等语，意思是必须予以批判。下面我就引用向兄九八年发表的《先行者并不孤独》中一段话，作为第三方的叙述：

“认识钟叔河先生是从一篇批评他的文字开始的。不久前，我谋职的那家报纸副刊收到一篇指摘钟先生的文章。作为编辑，我觉得那种批评至少是缺乏理性的，但此文经一位要人转至编辑案头，且有总编的签字，不发是不行的。于是辗转找来钟先生的电话，我问他要不要看看此文。钟先生说：‘没有看的必要，你们觉得可发就发吧。’后来他读到此文，我说你可以反批评。他却说：‘我还有别的事正忙着呢。’”

其实我当时还讲了这样几句：“我不仅不反对你们发，而且很赞成你们发。马克吐温不是说过，若是觉得谁的文章荒谬不通，最妙的办法，便是将其发表出来，广为传播么？”

事隔多年，人也走了，但这个比“大托铺的笑话”还好笑的笑话不写出来让大家笑一笑，实在可惜。好在向兄两度“作为编辑”，当可证明这笑话乃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也就是我原来不“反批评”现在却来旧事重提的缘故了。

甲午正月初八日，钟叔河于长沙。

目次

001	豫陕川行感慨深
005	卖书人和读书人
008	暮色中的起飞
012	忆妓与忆民
016	李鸿章的诗
024	大托铺的笑话
027	一片二片三四片
034	溃堤以后
039	湖南的官
043	旧时花价
046	上供和还愿
050	陈后主和晋惠帝
055	改字诗
060	文人之苛

065	学与商
069	民意和士气
077	太行山的故事
081	古人写书房
085	九里松题字
088	人之将死
091	写铭旌
094	此亦人子
097	囊萤映雪
100	卧碑
102	佟国舅讲文艺
104	挽口和挽手
107	五人之墓
110	不在不通之列
113	角先生及其他
121	盛世修史
124	官多不做事
127	晚清警监
130	清朝的官俸
134	书吏与长官
137	童心和童趣

141	刘麻子的笔记
144	文章的长短
147	洗马
150	平上去入
153	一树梨花压海棠
157	神童读经
161	助哭
164	说倒提
168	也谈四库全书
172	奉正朔
176	二百一十六年后平反
180	恬笔伦纸
184	鸳鸯牒
188	附：我编书，我写书

豫陕川行感慨深

读严秀《豫陕川行小记》关于汉武帝的议论后，对这个历史人物发生兴趣，想从《史》《汉》中印证一下；印证的结果也是“三七开”，不过是“倒三七”。

破格起用奴隶出身的卫青为大将军，一打就打出了北边几千里江山；对于我这个有点沙文主义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件好事。

实行“推恩令”，使分封的诸侯王不能够世袭罔替，凤子龙孙也有做平头百姓的一天；虽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中央集权，但对于我这个有点反太子党情绪的人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除了这两件，可以评功摆好的就不多了。

起用了一个卫青，埋没了一个李广，正一加负一，在用人这项上只能等于零。

打匈奴虽有功，可是“边庭流血成海水”，也不能不想一想儿子或丈夫被送去填了血海的母亲和妻子们的悲苦。

最大的负数莫过于滥杀人。《汉书·刑法志》：

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大辟者，杀头也。四百零九条律法，一千八百八十二项刑名，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件判例，挨着一点边就要杀头。张献忠不过七杀，这位皇帝老子却要千杀万杀，而且一杀就是几万。《汉书·武帝纪》：“元狩元年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诛，党与死者数万人。”杀自己人也同样下得手。光是这一条，就够七分光了。

个人品德的印象分也只能是负数。《史记考证》说，司马迁作《史记》，武帝“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后坐举李陵降匈奴故，下太史公蚕室”。如此惨酷

地残害知识分子，隐秘的原因不过是知识分子没有跟着山呼万岁，满足他一己的虚荣心，这难道能给天下后世留下一点点好印象？

对自己的妻子阿娇，先是以金屋贮之，另有新欢后把她往长门宫一送，让她一辈子养病；后来又宠幸上一个李夫人，老仍渔色，妄求长生，白日见鬼，成亿万地浪费民脂民膏；求神祷鬼不灵又把替自己祷求的方士杀掉，连尚了公主的栾大也难逃腰斩：这难道又能给天下后世留下一点点好印象？

严秀从嵩山柏树“大将军”“二将军”的封号，看出了皇帝老儿信口开河知错不改，跳出了从古至今赞颂秦皇汉武的窠臼，鞭辟向里，深得我心，题诗二章，聊以寄意：

能令家奴拥钺旄，贤贤将将足称豪。
功劳盖世推恩令，罪恶滔天大辟条。
霸上无官呵李广，长门失眷锁阿娇。
嵩山柏树年年老，留与游人说汉朝。

好大喜功雄主事，饰非拒谏独夫心。
抗胡一打三千里，见鬼虚抛亿万金。
壮志敢追秦始皇，衰年只爱李夫人。
王朝历史重新写，豫陕川行感慨深。

勉强凑成这二八一十六句，完全是为了将名言“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八个字做在里头，会心者当知此意耳。

卖书人和读书人

读书人不能不买书，买书即不能不和卖书人打交道，读书人和卖书人的关系，由来久矣。

卖书之为业，不知始于何时。《书经》说殷之先人“有典有册”，那是放在机要室里的东西，普通人无从得读，更无从得而卖之。直至天下合久必分，王纲解纽，春秋战国时有了不吃王粮的读书人，才有了属于个人的书。不过当时写在竹木片上用孔夫子翻断过的那种皮条穿成的书，大概还没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惠施“其书五车”，苏秦“陈箠数十”，书的字数当以万计，恐怕也是本人最多加上几个门徒“书之竹帛”而成的。

及揣摩既成，读书人做了官，位尊而多金了，如果还要读书，才有可能命人或雇人来抄写，雇来的人便是所谓“佣书”。“佣书”能出卖的只有自己的手眼，比起后世《清明上河图》中书坊里的卖书人，收入恐怕相差甚远，亦犹支月薪编辑匠之于黄泥街书老板焉。

最早的书市见于《三辅黄图》，王莽谦恭下士时，长安太学规模颇大，那附近有个“槐市”，“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籍、笙磬乐器，相与买卖”，这情形简直同美国大学校园里的 street fair 差不多。可见学生下海，古已有之，这也是王莽为了坐上金銮殿着意营造“文化繁荣”的一个侧影。

还是纸张的发明和利用，才促成了书的普及和专业卖书人的出现。《后汉书·刘梁传》云：“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出身高贵的宗室子弟都以卖书为业，其时卖书人必定不少。《王充传》云：“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家贫无钱买书，偏能过目不忘，来到洛阳书市，专门只看不买，王充这位读书人真是够精的了。洛阳卖书人的服务态度也真好，允许王充尽量揩油，如果没有他们行方便，《论衡》也许就写不得这样好。可惜范蔚宗没有记下一两位卖书人的姓名，不然奉之为书店业祖师，岂不比铁匠行崇奉太上老君更为得当？万一找不着为王充

服过务的，就请刘梁来坐这把交椅也好呀！

唐时开始雕版印书，至宋而刻印大行，书业更盛。南宋书棚本《朱庆馀诗集》末页末行文云：“临安府睦亲坊陈宅经籍铺印”。这家“陈宅经籍铺”，看来已是编辑、印刷、发行三合一，开近代“商务”“中华”之先河了。下至明清，仍然如此。《儒林外史》第十三回，写蘧公孙到文海楼书坊，拜访坊中请来编书的马二先生。马二先生食宿均由书坊招待，两个月编选成一部书，得了一百两银子，付了采红的身价，平息了一场官司，还剩有银子去游西湖，稿酬似比今为丰。又看第十八回，文瀚楼主人同匡超人谈话，不仅于“编印发”都显得内行，对读者和作者也是熟悉而有办法的。

我想，卖书人以书为生计，自不能不以读书人为衣食父母（今称上帝，则比父母更尊矣）；而读书人若真以书为性命，亦当视卖书人如救苦救难观世音。联结二者的纽带就是书，只要彼此都喜欢书，看重书，熟悉书，自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存共荣，融洽无间。只怕身在书业，而心不在焉，对于书和读书人一概漠然，即使没穿“烦着哪，别理我”的文化衫，脸上却明摆着那样一副神气，那就不是观世音菩萨，而成十殿阎罗王了。

暮色中的起飞

黄裳称张宗子为“绝代的散文家”，胡乔木说聂绀弩的诗“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乍一看，也觉得这些话说得太绝了。其实，他们的意思未必是说，从此就再不会有张岱似的文笔，绀弩似的诗才，不过于世道人情了解较多，于文章与世变相因的道理也了解较多，故知如张岱之写五异人之燕客：

在武林见有金鱼数十头，以三十金易之，畜之小盎，途中泛白则捞弃之，过江不剩一尾。……一灵壁砚山，数百年物也，燕客左右审视，谓山脚块磊尚欠透瘦，以大铁钉搜剔

之，砉然两解，燕客悲怒，操铁锤连紫檀座捶碎若粉，弃之西湖，嘱侍童勿向人说……

又如绀弩之咏女乘务员：

长身制服袖尤长，叫卖新刊北大荒。
主席诗词歌宛转，人民日报诵铿锵。
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
两颊通红愁冻破，厢中乘客浴春光。

都是特定条件下才会有的人和事，纵然江山代有才人出，后之作者也是摹想不出来的。

我于古人中，独喜张岱的文章。他的风格，我觉得可以四字括之，就是“自说自话”，绝不作陈言套语。写人事，他不用心歌颂什么暴露什么，而爱怜哀矜之意自然流露，能感人于百载之后。发感想，他从不想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家国之忧、无常之痛时见于字里行间，如《西湖梦寻序》：

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